

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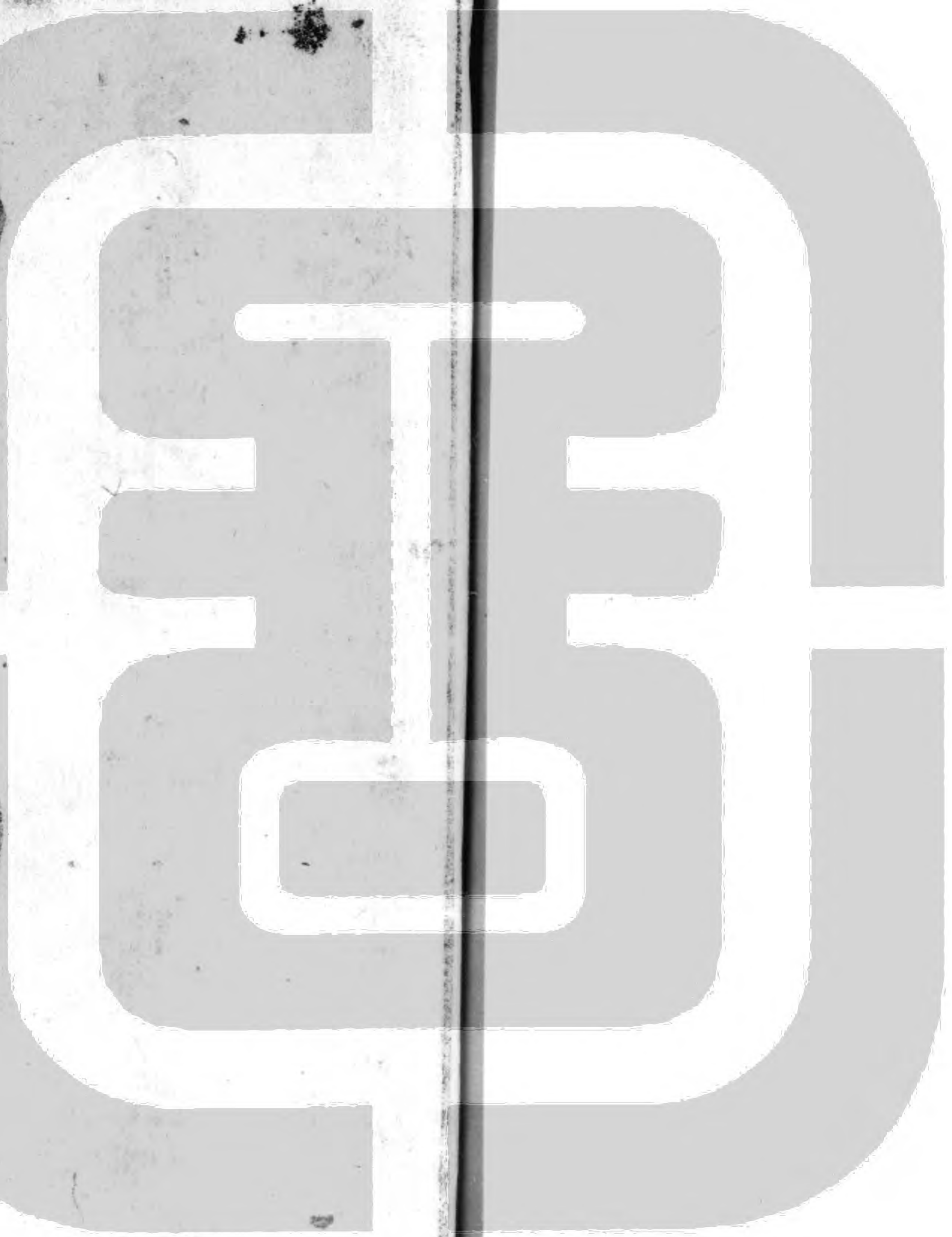


雅

川

内

篇





葛稚川序

葛稚川序

竊嘗謂抱朴子一書纒之數十



萬言其旨佶南華其目似鴻寶

蓋稚川先生以子書自命之微

也千載而下想見其為人往々

披榛而出門排艸而入室詣洛



易則按異聞遠嵩高則覓奇隱  
慕古巢許壯人無擇石戶之農  
及魯連田疇之流殆神僊中人  
也今其書具在然讀之者恒以  
舛誤廢如誇所云魚成魯虛成  
虎者不誣也已余晚年頗嗜古

文詞偶得宋本一彈力磨勘藏  
之櫝中已又得王府本一藏經  
本一復彈力磨勘藏之櫝中重  
櫝而珍之未售也迨萬曆己亥  
歲古泉氏請付剞劂余應之曰  
抱朴子一書要眇磅礴大類南



華鴻寶兩家讀之者輒咯咯喉  
齒間幾不可以知之以識之安  
所得要眇磅礴而稱之哉自余  
善本出而魚成魯虛成虛之謨  
免矣然則是書也其塞於往而  
開於今耶彼博覽之士必有欣

然於余者

烏程志菴盧舜治撰

孫盧煥麟謹書



新鐫校評葛稚川全書目錄

志菴盧舜治恭父甫

評

潛齋陳深子淵甫

履臺陸弘祚孝錫甫 全校

瞻明盧煥麟元符甫

金陵張可大觀甫父 藏

內篇卷一

暢玄

論僊

對俗

金丹

至理

微旨



卷二

塞難

道意

仙藥

卷三

辨問

勤求

黃白

赤壇法

黃白法

釋滯

明本

極言

雜應

丹砂法

雄黃法

卷四

登涉

地真

祛惑

外篇卷一

嘉遁

勗學

君道

良規

官理

符篆

遐覽

別旨

逸民

崇教

臣節

時難

務正



貴賢

任能

欽士

用刑

卷二

審舉

交際

備闕

擢才

任命

名實

清鑒

行品

弭訟

酒戒

疾謬

卷三

譏惑

刺驕

百里

接䟽

鈞世

省煩

尚博

泮過

吳失

守堵

安貧

仁明

博喻

卷四

廣譬

辭義

循本

應嘲



喻蔽

百家

文行

正郭

彈禰

誥鮑

知止

窮達

重言

自叙

講校評葛稚川全書目錄終

抱朴子題辭

晉葛洪撰字稚川丹陽句容人元帝時累召不起止  
 羅浮山鍊丹著書推明飛昇之道導養之理黃白之  
 事以為神僊決可學學之無難合丹砂黃金為藥而  
 服之即令人壽與天地相畢乘雲駕龍上下太清其  
 他雜引黃帝御女及三皇內文劾召鬼神之事皆誕  
 藝不可訓書有內外篇今所錄者外篇也洪博聞深  
 洽江左絕倫為文辭雖不近古紆徐蔚茂旁引曲證  
 必達已意乃已要之洪亦奇士也使舍是而學六藝  
 夫孰禦之哉惜也

見百家類纂



葛稚川內篇序

洪體之超逸之才偶好無爲之業假令奮翅則能凌厲玄霄騁足則能追風躡景猶故欲戢勁翮於鷦鷯之羣藏逸跡於跛驢之伍豈况大塊稟我以尋常之短羽造化假我以至駑之蹇足以自卜者審不能者止豈敢爲蒼蠅而慕冲天之舉策跛鼈而追飛兔之軌飾嫫母之陋配求媒媪之美談堆沙礫之賤箕索千金於和肆哉夫以倏僥之步而企及夸父之蹤越士所以瑣困也以要離之羸而強赴扛鼎之任秦人所以斷脊也是以望絕於榮華之途而志安乎窮否



之城藜藿有八珍之甘而蓬華有藻稅之樂也故權  
貴之家雖咫尺弗從也知道之士雖難遠必造也考  
覽竒書既不少矣率多隱語難可卒解自非至精不  
能尋究自非篤履不能悉見也道士淵博洽聞者寡  
而意斷妄說者衆至於時有好事者欲有所修爲倉  
卒不知所從而意之所疑又無可諮問今爲此書粗  
舉長生之理其至妙者不得宣之於翰墨蓋麤言較  
畧以示一隅冀排憤之徒省之可以思過半矣豈爲  
暗塞必能窮微暢遠乎聊所先舉耳世儒徒知服膺  
周孔桎梏皆死其信神僊之事謂爲妖妄之說見余  
此書不特大笑之又將謗毀真正故不以合於世余  
所著子書之數而別爲此一部名曰內篇凡二十卷  
與外篇各起次第也雖不足以藏名山石室且欲緘  
之金匱以示識者其不可與言者不令見也貴使來  
世好長生者有釋其惑豈求信於不信者哉葛洪稚  
川謹序



新鈔葛稚川內篇卷之一

金陵張可大

評校

慎懋官 閱

暢玄卷第一

二同卷

抱朴子曰玄者自然之始祖而萬殊之大宗也眇昧  
乎其深也故稱微焉綿邈乎其遠也故稱妙焉其高  
則冠蓋乎九霄其曠則籠罩乎八隅光乎日月迅乎  
電馳或倏爍而景逝或飄淅而星流或滉漾而淵澄  
或雰霏而雲浮因兆類而爲有訛潛寂而爲無淪大  
幽而下沉凌辰極而上遊金石不能比其剛湛露不  
能等其柔方而不矩圓而不規來焉莫見往焉莫追



乾以之高坤以之卑雲以之行雨以之施胞胎元一  
範鑄兩儀吐納大始鼓冶億類迴旋四七匠成草昧  
轡策靈機吹嘘咀吸幽括冲默舒闡湮鬱抑濁揚清  
斟酌河渭增之不溢挹之不匱與之不榮奪之不瘁  
故玄之所在其樂不窮玄之所去器弊神逝夫五聲  
八音清商流徵損聰也鮮華艷采輝煌炳爛傷明  
者也宴安逸豫清醪芳醴亂性者也冶容媚姿鈿華  
素質伐命者也其知玄道者可與爲求不知玄道者  
難與爲存顧眄爲殺生之神器脣吻爲興亡之關鍵  
椅榭俯臨乎雲漢藻室華椽以參差組帳霧合羅幃

雲離西毛陳於閉房金觴華於交馳清絃嘈噴以齊  
唱鄭舞紛紜以蜚虵哀簫鳴於凌霞羽蓋浮於漣漪  
掇芳華於蘭林之囿弄紅蔕於積珠之池登峻則望  
遠以忘百憂臨深則俯覽以遺朝饑入宴千門之焜  
焜出驅朱輪之華儀然樂極則哀集至盈必有虧故  
曲終則歎發醮罷則心悲也實理勢之攸召猶影響  
之相歸也豈假借而非真故物往若有遺也夫玄道  
者得之者內失之者外用之者神忘之者器此玄道  
之要言也得之者貴不待黃鉞之威體之者富不須  
難得之貨高不可登深不可測乘流光策逝景凌六



虛貫涵溶出乎無上入乎無下經乎汗漫之門遊乎  
窈眇之野逍遙恍惚之中徜徉彷彿之表咽九華於  
雲端咀六氣於丹霞徘徊茫昧翱翔希微履畧蜿虹  
踐蹋旋璣此得之者也其次則真知足知足者則能  
肥遁勿用頤光山林紆鸞龍之翼於細分之伍養浩  
然之氣於蓬華之中縑縷帶索不以質龍章之曄曄  
也負步杖策不以易結駟之絡繹也藏夜光於嵩岫  
受他山之攻沉鱗甲於玄淵以違鑽灼之災動息  
不足棄赫奕之朝華避僨車之險路吟嘯  
氛怡顏豐柯之下而朱戶爲

繩繩來甫田而麻節忽若耕鞭吸萍漱泉而大牢  
同乎藜藿泰爾有餘歡於無爲之場忻然齊貴賤於  
不爭之地含醇守樸無欲無憂全真虛器居平味澹  
恢恢蕩蕩與渾成等其自然浩浩茫茫與造化鈞其  
符契如閤而明如濁而清似遲而疾似虧而盈豈肯  
委尸祝之塵釋大匠之位越樽俎以代無知之庖舍  
繩墨而助傷手之工不以臭鼠之細瑣而爲庸夫之  
憂樂藐然不喜流俗之譽坦爾不懼雷同之毀不以  
外物汨其至精不以利害汙其純粹故窮富極貴不  
足以誘之焉稱頌何足以悅之乎直刀沸鑊不足以



劫之焉謗讟何足以戚之乎常無心於衆煩而未始與物雜也若夫操隋珠以彈雀舐秦痔以屬車登朽緡以探巢沫呂梁以求魚且爲稱孤之容夕爲狐鳥之餘棟橈餽覆傾溺不振蓋世人之所爲載馳企及而達者之所爲寒心而悽愴者也故至人嘿韶夏韶藻彩奮其六羽於五域之墟而不煩銜蘆之衛翳其鱗角乎勿用之地而不恃曲穴之備俯無倨鷁之呼仰無亢極之悔人莫之識邈矣遼哉

論僊卷第二

或問曰神僊不死信可得乎抱朴子答曰雖有至明

而有形者不可畢見焉雖稟極聰而有聲者不可盡聞焉雖有禹益齊諧之智而所嘗識者未若所不識之衆也萬物芸芸何所不有况列僊之人盈乎竹素矣不死之道曷爲無之於是問者大笑曰夫有始者必有卒有存者必有亡故三五丘且之聖棄疾良平之智端嬰隨酈之辯賁育五丁之勇而咸死者人理之常然必至之大端也徒聞有先霜而枯瘁當夏而周青含穗而不秀未實而萎零未聞有享於萬年之壽久視不已之期者矣故古人學不求僊言不語怪杜彼異端守此自然推龜鶴於別類比死生爲朝暮



也夫苦心約已以行無益之事鏤冰雕朽終無必成之功未若據臣世之高策招當年之隆祉使紫青重紆玄牡龍蹄華轂易步趣鼎餼代耒耜不亦美哉每思詩人甫田之刺深惟仲尼皆死之證無爲握無形之風捕難執之影索不可得之物行必不到之路棄榮華而涉苦困釋甚易而攻至難有似喪者之逐遊女必有兩失之悔單張之信偏見將速內外之禍也夫斑秋不能削瓦石爲芒鍼歐冶不能鑄鉛錫爲干將故不可爲者雖鬼神不能爲也不可成者雖天地不能成也世間安得竒方能使當老者復少而應死者

者反生哉而吾子乃欲延蟋蟀之命令有歷紀之壽養朝菌之榮使累晦朔之積吾子不亦謬乎願加自思抱朴子曰事有本鈞而未乖未可一也夫言有始必有終者多矣混而齊之非通理矣謂夏必長而薺麥枯焉謂冬必凋而竹栢茂焉謂始必終而天地無窮焉謂生必死而龜鶴長存焉盛夏宜暑而夏天未必無涼日也極寒而嚴冬未必無暫溫也百川東注而有北流坤道至靜而或震動而崩弛水性純冷而有湯泉火體宜熾而有蕭丘之寒燄重類應沉而海有浮石之山輕物當浮而祥



物有沉羽之流萬殊之類不可一槩斷之正如此也  
久矣有生最靈莫過乎人貴性之物宜必鈞齊而賢  
愚邪正好醜修短清濁貞淫緩急遲速趨舍所尚耳  
目所欲其為不同已有天淵之隔冰炭之乖矣何獨  
怪僊者之異不與凡人皆死乎若謂受氣皆有一定  
則雉之為蜃雀之為蛤壤虫假翼川蛙翻飛水虜為  
蛤苻菜為蛆田鼠為鴛腐草為螢蠹之為虎蛇之為  
龍皆不然乎若謂人稟正性不同比物皇天賦命無  
有彼此則牛哀成虎楚姬為龜枝離為柳秦女為石  
死而更生男女易形老彭之壽殤子之夭其何故哉

苟有不同則其異有何限乎若夫僊人以藥物養身  
以術數延命使內疾不生外患不入雖久視不死而  
舊身不改苟有其道無以為難也而淺識之徒拘俗  
守常咸曰世間不見僊人便云天下必無此事夫目  
之所曾見當何足言哉天地之間無外之大其中殊  
竒豈遽有限諸老戴天而無知其上終身履地而莫  
識其下形骸已所自有也而莫知其心肺之所以然  
焉壽命在我者也而莫知其修短之能至焉况乎神  
僊之遠理道德之幽玄仗其短淺之耳目以斷微妙  
之有無豈不悲哉設有哲人大才嘉遯勿用翳景掩



藻廢僞去欲執大璞於至醇之中遺末務於流俗之外世人猶尠能甄別或莫造志行於無名之表得精神於陋形之裏豈况僊人殊趣異路以富貴爲不幸以榮華爲穢汙以厚玩爲塵壤以聲譽爲朝露蹈炎飈而不灼躡玄波而輕步鼓翮清塵風駟雲軒仰凌紫極俯棲崑崙行尸之人安得見之假令遊戲或經人間匿真隱異外同凡庸比肩接武孰有能覺乎若使皆如郊間兩瞳之正方邛䟽之雙耳出乎頭巔馬皇乘龍而行子晉躬御白鶴或鱗身蛇首或金車羽服乃可得知耳自不若斯則非洞視者安能覲其形非徹聽者安能聞其聲哉世人既不信又妄多疵毀真人疾之遂益潛遁且常人之所愛乃上士之所憎庸俗之所貴乃至人之所賤也英儒偉器養其浩然者猶不樂見淺薄之人風塵之徒况彼神僊何爲汲汲使芻狗之倫知有之何所索乎而怪於未嘗知也目察百步不能了了而欲以所見爲有所不見爲無則天下之所無者亦必多矣所謂以指測海指極而云水盡者也蜉蝣校巨鰲白芨料大椿豈所能及哉魏文帝窮覽洽聞自謂於物無所不經謂天下無切王之刀火浣之布及著典論嘗據言此事其間末期



二物畢至帝乃歎息遽毀斯論事無固必殆爲此也  
陳思王著釋疑論云初謂道術直呼愚民詐僞空言  
定矣及見武皇帝試左慈等令斷穀近一月而顏色  
不減氣力自若常云可五十年不食正爾復何疑哉  
又令甘始以藥含生魚而煮之於沸脂中其無藥者  
熟而可食其啣藥者遊戲終日如在水中也又以藥  
粉桑飼蠶蠶乃到十月不老又以往年藥食雞雛及  
新生犬子皆止不復長又以還白藥食白犬百日毛  
盡黑乃知天下之事不可盡知而以臆斷之可任也  
但恨不能絕聲色專心以學長生之道耳彼二曹學

則無書不覽才則一代之英然初皆謂無而晚年乃  
以爲有窮理盡性其歎息如此不逮若人者不信神  
僊不足怪也劉向博學則究微極妙經深涉遠思理  
則清澄真僞研覈有無其所撰列僊傳僊人七十有  
餘誠無其事妄造何爲乎遠古之事何可親見皆賴  
記籍傳聞於徃耳列僊傳炳然其必有矣然書不出  
周公之門事不經仲尼之手世人終於不信然則古  
史所記一切皆無何但一事哉俗人貪榮好進汲汲  
名利以已之心遠忖昔人乃復不信古者有逝帝王  
之禪授薄卿相之貴任巢許之輩老萊莊周之徒以



爲不然也况於神僊又難知於斯亦何可求今世皆信之哉多謂劉向非聖人其所撰錄不可攷據尤所以使人歎息者也魯史不能與天地合德而仲尼因之以著經子長不能與日月並明而楊雄稱之爲實錄劉向爲漢世之名儒其所記述庸可棄哉凡世人所以不信僊之可學不許命之可延者正以秦皇漢武求之不獲以少君樂大爲之無驗故也然不可以黔婁原憲之貧而謂古者無陶朱猗頓之富不可以無鹽宿瘤之醜而謂在昔無南威西施之美進趨猶有不達者焉稼穡猶有不收者焉商販或有不利者焉用兵或有無功者焉况乎求僊事之難者爲之者何必皆成哉彼二君兩臣自可求而不得或始勤而卒怠或不遭乎明師又何足以定天下之無僊乎夫求長生修至道訣在於志不在於富貴也苟非其人則高位厚貨乃所以爲重累耳何者學僊之法欲得恬愉澹泊滌除嗜慾內視反聽尸居無心而帝王任天下之重責治鞅掌之政務思勞於萬幾神馳於宇宙一介失所則王道爲虧百姓有醜則汨其和氣多艷容伐其根芟所以剪精損慮削乎平粹者不可曲盡而備論也蚊嗜膚則坐不得安風群攻則卧不



得寧四海之事何祇若是安得掩翳聰明閉藏喘息  
 長齋久潔躬親爐火夙興夜寐以飛八石哉漢武享  
 國最為壽考已得養性之小益矣但以升合之助不  
 供鍾石之費缺文漢武招求方士寵待過厚致令斯  
 輩敢為虛誕耳藥大若審有道者安得待煞乎夫有  
 道者視爵位如湯鑊見印綬如練經視金玉如土糞  
 觀華堂如牢獄豈當扼腕空言以僥倖榮華居丹楹  
 之室受不訾之賜帶五利之印尚公主之貴耽淪勢  
 利不知止足實不得道斷可知矣按董仲舒所撰李  
 少君家錄云少君有不死之方而家貧無以市其藥

物故出於漢以假途求其財道成而去又按漢禁中  
 起居注云少君之將去也武帝夢與之共登嵩山半  
 道有使者乘龍持節從雲中下云上帝請少君帝覺  
 以語左右曰如我之夢少君將舍我去矣數日而少  
 君稱病死久之帝令人發其棺視尸唯衣冠在焉按  
 僊經云上士舉形昇虛謂之天僊中士遊於名山謂  
 之地僊下士先死後脫謂之尸解僊今少君必尸解  
 者也近世壺公將費長房去及道士李意期將兩第  
 子去後人見之皆在郟縣其家各鑿棺視之三棺止  
 有竹杖一枚以丹書於杖此皆尸解者也昔王莽引



典墳以飾其邪不可謂儒者皆為篡盜也相如因鼓琴以竊文君不可謂雅樂主於淫佚也噎死者不可譏神農之播穀燒死者不可怒燧人之鑽火覆溺者不可怒帝軒之造舟酤管者不可非杜儀之為酒見趙高董卓便謂古无伊周霍光見商臣冒頓便云古无伯竒孝已也又神僊集中有召神劾鬼之法又有使人見鬼之術俗人聞之皆謂虛文或云天下無鬼神或云有之亦不可劾召或云見鬼者在男為覡在女為巫當須自然非可學而得按漢書及大史公記言云齊人少翁武帝以為文成將軍武帝所幸李夫人死少翁能令武帝見之如生人狀又令武帝見竈神此史籍之明文也夫方術既令鬼見其形又令本不見鬼者見鬼推此而言其餘亦何所不有也鬼神數為民間作光怪變異又經典所載多鬼神之據俗人尚不信天下之有鬼神况乎僊人居高處遠瀟濁異流登遐遂往不返於世非得道者安能見聞而儒墨之家知此不可以為訓故終不言其有焉俗人之不信不亦宜乎惟有識真者校練衆方得其徵驗審其必有可獨知之耳不可強也故不見鬼神不見僊人不可便謂世間無僊人也人有賢愚皆知已身之



有魂魄魂魄分去則人病盡去則人死故分去則術家有拘錄之法盡去則禮典有招呼之義此之爲物至近者也然與人俱生至乎終身莫或有自聞見之者也豈可遂以不聞見之而云無之乎若夫輔氏報施之鬼成湯怒齊之靈申生交言於狐子杜伯報恨於周宣彭生託形於玄豕如意假體於蒼狗灌夫守田蚡于義培燕簡奪收之降于華樂侯之止民家素姜之說識締孝子之著文章神君言於上臨羅陽仕於吳朝鬼神之事著於竹帛昭昭如此不可勝數然蔽者猶謂無之况長生之事世所希聞乎望使必信是令蚊蚋負山與井蛙論海也俗人未嘗見龍鸞鳳乃謂天下無有此物以爲古者虛設瑞應欲令人主自勉不息冀致斯珍也况於今人之信有僊人乎世人以劉向作金不成便謂索隱行怪好傳虛無所撰列僊皆復妄作悲夫此所謂以分寸之瑕棄盈尺之夜光以蟻鼻之劍捐無價之淳鈞非荆和之遠識風胡之賞真也斯朱所以鬱悒薛燭所以永歎矣作金皆在神僊集中淮南王抄出以作鴻寶枕中書雖有其文然皆祕其要必湏口訣臨文指解然後可爲耳其所用藥復多改其本名不可按之便用也劉



向父德治淮南王獄中所得此書非有師授也向本不知道術偶偏見此書便謂其意盡在紙上是以作金不成耳至於撰列僊傳自刪秦太史暨漢書中出之或所親見然後記之非妄言也狂夫童謠聖人所擇芻蕘之言或不可遺採葑採菲無以下體豈可以百慮之一失而謂經典之不可用以日月曾蝕之故而謂玄象非大明哉外國作水精碗實是合五種灰以作之今交廣多有得其法而鑄作之者今以此語俗人殊不肯信乃云水精本自然之物玉石之類况於世間幸有自然之金俗人當何信其有可作之理哉愚人乃不信黃丹及胡粉是化鉛所作又不信驢及駝駝是驢馬所生云物各自有種况乎難知之事哉夫所見少則所怪多世之常也信哉此言其事雖天之明而人處覆甑之下焉識至言哉

對俗卷第三 四同

疲七

或人難曰人中之有老彭猶水中之有松栢稟賦之自然何可學乎抱朴子曰夫陶冶造化莫靈於人故達其淺者則能役用萬物得其深者則能長生久視知上藥之延年故服其藥以求僊知龜鶴之遐壽故效其導引以增年且夫松栢枝葉與衆木則別龜鶴



體貌與衆重則殊至於彭老猶是人耳非異類而壽  
獨長者由於得道非自然也衆木不能法松柏諸虫  
不能學龜鶴是以短折耳人有明哲能修老彭之道  
則可與之同功矣若謂世無僊人乎然前哲所記近  
將千人皆有姓字及有施爲本末非虛語也若謂彼  
皆特稟異氣然其相傳皆有師授服食非生知也若  
道術不可學得其變易形貌吞刀吐火坐在立亡興  
雲起霧召致蟲蛇合聚魚鱉三十六石立化爲水消  
玉爲靛漬金爲漿入淵不沒就刃不傷幻化之事九  
百有餘按而行之無不皆效何爲獨不肯信僊之可  
得乎但僊道遲成多所禁忌自無超世之志強力之  
才不能守之其或頗好心疑中道而廢便謂僊道長  
生果不可得耳僊經曰服丹守一與天相畢還精胎  
息延壽無極此皆至道要言也民間君子猶內不負  
心外不愧影上不欺天下不食言豈况古之真人寧  
當虛造空文以必不可得之事誑誤將來何所索乎  
苟無其命終不肯信亦安可強令信哉或難曰龜鶴  
長壽蓋世間之空言耳誰與二物終始相隨而得知  
之也抱朴子曰苟得其要則八極之外如在指掌百  
代之久有若同時不必在乎庭宇之左右俟乎瞻視



之所及然後知之也玉策記曰千歲之龜五色具焉  
其額上兩骨起似角浮於蓮葉之上或在叢著之下  
其上時有白雲蟠旋千歲之鶴隨時而鳴能登於木  
其未千載者終不集於樹上也色純白而腦盡成丹  
如此則見便可知也然物之老者多智率皆深藏遠  
處故人少有見之耳按玉策記及昌字經不但此二  
物之壽也云千歲松樹四邊枝起上杪不長望而視  
之有如偃蓋其中有物或如青牛或如青羊或如青  
犬或如青人皆壽千歲又云蛇有無窮之壽獼猴壽  
八百歲變爲猿壽五百歲變爲獾獾千歲蟾蜍壽三  
千歲麒麟壽二千歲騰黃之馬吉光之獸皆壽三千  
歲千歲之鳥萬歲之禽皆人面而鳥身壽亦如其名  
虎及鹿兔皆壽千歲滿五百歲者其毛色白能壽五  
百歲者則能變化狐狸豺狼皆壽八百歲滿五百歲  
則善變爲人形鼠壽三百歲滿百歲則色白善憑人  
而卜名曰仲能知一年中吉凶及千里外事如此之  
例不可具載但博識者觸物能名洽聞者理無所惑  
耳何必常與龜鶴周旋乃可知乎苟不識物則園中  
草木田池禽獸猶多不知况乎巨異者哉史記龜策  
傳云江淮間居人爲兒時以龜支床至後死家人移



末而龜故生此亦不減五六十歲也不飲不食如此  
之久而不死其與凡物不同亦遠矣亦復何疑於千  
歲哉僊家象龜之息豈不有以乎故太丘長潁川陳  
仲弓篤論士也撰異聞記云其郡人張廣定者遭亂  
常避地有一女年四歲不能步涉又不可擔負計棄  
之固當餓死不欲令其骸骨之露村口有古大塚上  
巔先有穿穴乃以器盛糲之下此女於塚中以數月  
許乾飯及水漿與之而捨去候世平定其間三年廣  
定乃得還鄉里欲收塚中所棄女骨更殯埋之廣定  
往視女故坐塚中見其父母猶識之甚喜而父母猶  
初恐其鬼也入就之乃知其不死問之從何得食女  
言糧初盡時甚饑見塚角有一物伸頸吞氣試効之  
轉不復饑日月爲之以至於今父母去時所留衣被  
自在塚中不往來衣服不敗故不寒凍廣定乃索女  
所言物乃是一大龜耳女出食穀初小腹痛嘔逆久  
許乃習此又足以知龜有不死之法及爲道者効之  
可與龜同年之驗也史遷與仲弓皆非妄說者也天  
下之蟲鳥多矣而古人獨舉斯二物者明其獨有異  
於衆故也覩一則可以悟之矣或難曰龜能土蟄鶴  
能天飛使人爲須臾之蟄有頃刻之飛猶尚不能其



壽安可學乎抱朴子答曰蟲之能螫者多矣鳥之能  
飛者饒矣而獨舉龜鶴有長生之壽者其所以不死  
者不由螫與飛也是以真人但令學其道引以延年  
法其食氣以絕穀不學其土螫與天飛也夫得道者  
上能竦身於雲霄下能潛形於川海是以蕭史偕翔  
鳳以凌虛琴高乘朱鯉於深淵斯其驗也何但須臾  
之螫頃刻之飛而已乎龍蛇蛟螭狙狴蠃蠹皆能竟  
冬不食而乃肥於食時也莫得其法且夫一致之善  
者物多勝於人不獨龜鶴也故太昊師蜘蛛而結網  
金天據鴻鴈以正時帝軒候鳳鳴以調律唐堯觀蓂  
莢以知月終歸知往乾鵠知來魚伯識水旱之氣蟬  
蛸曉潛泉之地白狼知殷家之興鸞鷲見周家之盛  
龜鶴偏解導養不足怪也且僊經長住之道有數百  
事但有遲速煩要耳不必皆法龜鶴也或曰審其神  
僊可以學致翻然凌霄背俗棄世蒸嘗之禮莫之修  
舉先鬼有知其不餓乎抱朴子曰蓋聞身體不傷謂  
之終孝况得僊道長生久視天地相畢過於受全歸  
完不亦遠乎果能登虛躡景雲輦霓蓋餐朝霞以沆  
瀣吸玄黃之醇精飲則玉醴金漿食則翠芝朱英居  
則瑤堂瑰室行則逍遙太清先鬼有知將蒙我榮或



可以翼亮五帝或可以監御百靈位可以不求而自  
致膳可以咀茹華瓊勢可以總攝羅艷威可以叱咤  
梁柱誠如其道罔識其妙亦無餓之者得道之高莫  
過伯陽伯陽有子名宗仕魏爲將軍有功封於段干  
然則今之學僊者自皆有子弟以承祭祀之事何緣  
便絕或曰得道之士呼吸之術旣備服食之要又該  
掩耳而聞千里閉目而見將來或委華駟而轡蛟龍  
或棄神州而宅蓬瀛或遲迴於流俗或逍遙於人間  
不便絕跡以造玄虛其所尚則同其逝止或異何也  
抱朴子答曰聞之先師云僊人或昇天或住地要於  
俱長生住留各從其所好耳又服還丹金液之法亦  
且欲留在世間者但服半劑而棄其半若後求昇天  
便盡服之不死之事已定無復奄忽之慮正欲但遊  
地上或入名山亦何所復憂乎彭祖言天上多尊官  
大神新僊者位卑所奉事者非一但更勞苦故不足  
役於天而止人間八百餘年也又云古之得僊者或  
身生羽翼變化飛行失人之本更受異形有似雀之  
爲蛤雉之化蜃非人道也人道當食甘肥服輕暖通  
陰陽處官秩耳目聰明骨節堅強顏色悅懌老而不  
衰延年久視坐處任意寒溫風濕不能傷鬼神衆精



不能犯五兵百毒不能中憂喜毀譽不能累乃爲貴  
耳若委棄妻子獨處山澤邈然斷絕人理塊然與木  
石爲隣不足多也昔安期先生龍眉審公修羊公陰  
其長生皆服金液半劑者也其止世間或近千年然  
後去耳篤而論之求長生者正惜今日之所欲耳本  
不汲汲於昇虛於飛騰爲勝於地上也若幸可止家  
而不死者亦何必求於速登天平乎若得僊無復任理  
者復一事耳彭祖之言爲附人情者也或曰我等今  
人不知之理古人何獨知之抱朴子曰此蓋愚  
暗之懷也上士用思遐邈自然玄

暢難以愚俗之近情而推神人之遠音今如術家文  
步七政之盈縮論凌犯於旣往審崇替於將來仰望  
雲物之徵祥俯定封兆之休咎運三棊以定行軍之  
興亡推九符而得分野之禍福乘除一筭以究鬼神  
之情狀錯綜六情而處無端之善否其根元可考也  
形理可求也而庸才近器猶不能學之徒銳思於糟  
粕不能窮測其精微也夫鑿枘之麤伎而輪扁有不  
傳之妙掇蜩之薄術而偃僂有人神之巧在乎其人  
由於至精也况於神僊之道肯意深遠求其根莖良  
未易也松喬之徒雖得其効未必測其所以然也况



凡人哉其事可學故古人記而重之以傳識者耳若  
心解意得則可信而修之其猜疑在胸皆自其命不  
當詰古人何以獨曉此而我何以獨不知之意邪吾  
今知僂之可得也吾能休糧不食也吾保流珠之可  
飛也黃白之可求也若責吾求其本理則亦實復不  
知矣世人若以思所能得謂之有所不能及則謂之  
無則天下之事亦尠矣故老子有言以狸頭之治鼠  
漏以啄木之護齧蔭此亦可以類求者也蟹之化漆  
麻之壞酒此不可以理推者也萬殊紛然何可以音  
極哉設令抱危篤之疾須良藥之救而不肯卽服須

知神農岐伯所以用此草治此病本意之所由則未  
免於死也或曰生死有命修短素定非彼藥物所能  
損益夫指旣斬而連之不可續也血旣灑而吞之無  
所益也豈况服彼異類之松柏以延我短促之年命  
甚不然也抱朴子曰若夫此論必須同類乃能爲益  
然則旣斬之指已灑之血本自一體非爲殊族何以  
旣斬之而不可續已灑之而不中服乎余數見人以  
蛇銜膏連已斬之指桑豆易雞鴨之足豆一異物之  
益未可誣也若子言不恃他物則宜擣肉治骨以爲  
金瘡之藥煎皮熬髮以治禿髮之疾耶夫水土不與



百卉同體而百卉仰之以植焉五穀非生人之類而生人須之以爲命焉脂非火種水非魚屬然脂竭則火滅水竭則魚死伐木而寄生枯其草而兔絲萎川蟹不歸而蛙敗素樹見斷而蠹殄觸類而長之斯可悟矣金玉在於九竅則死人爲之不朽鹽鹵沾於肌髓則脯腊爲之不爛况於以宜身益命之物納之於已何怪其令人長生乎或難曰神僊方書似是而非將必好事者妄所造作未必出黃老之手經松喬之目也抱朴子曰若如雅論宜不驗也今試其小者莫不効焉今數見人以方諸求水於夕月陽燧引火於朝日隱形以淪於無象易貌以成於異物結巾投地而兔走鍼綴丹帶而蛇行瓜果結實於湏臾魚龍澆溺於盤盂皆如說焉按方術豈不得長生也史遷漢書載樂大初見武帝令鬪棊自相觸而後漢書又載魏尚能坐在立亡張楷能興雲起霧皆良史所記信而有徵而此術事皆在神僊之部其非妄作可知矣史記有驗則長生之道何獨不然乎或問曰爲道者當先立功德審然否乎抱朴子答曰有之按玉鈴經中篇云立功爲上除過次之爲道者以救人危使免禍護人疾病令不枉死爲上功也欲求僊者要當以



忠孝和順仁信爲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務求玄道無益也上天司命之神察人過惡其行惡事大者司命奪紀小過奪筭隨所輕重故所奪有多少也凡人之受命得壽自有不數所稟本多則紀筭難盡而遲死若所稟本少而所犯者多則紀筭速盡而早斃又云人欲地僊當立三百善欲天僊當立千二百善若有千一百九十九善而忽復中行一惡則盡失前善乃當復更起善數耳故善不在大惡不在小也雖不作惡事而口及所行之事及責求布施之報便復失此一事之善但不盡失耳又云積善事未滿雖服僊藥亦無益也若不服僊藥並行好事雖未便得僊亦可無卒死之禍矣吾更疑彭祖之輩善功未足故不能昇天耳

金丹卷第四

抱朴子曰余考覽養性之書鳩集久視之方曾所披涉篇卷以千計矣莫不皆以還丹金液爲大要者焉然則此二事蓋僊道之極也服此而不僊則古來無僊矣往者上國喪亂莫不奔播四出余周旋徐豫荆襄江廣數州之間閱見流移俗道士數百人矣或有素聞其名乃出在雲日之表者然率相似如一其所



知見深淺有無不足以相傾也雖各有數十卷書亦未能悉解之也爲寫誤之耳時有知行氣及斷穀服諸草木藥法所有方書畧爲同文無一人不有道機經唯以此爲至祕乃云是尹喜所撰余告之曰此是魏世軍督王圖所撰耳非古人也圖了不知大藥正欲以行氣入室求僊作此道機經謂道畢於此復是誤人之甚者也余間問諸道士以神丹金液之事及三皇文召天神地祇之法了無一人知之者其誇誕自譽及欺人云已久壽又言曾與僊人共遊者將大半矣足以與盡徵者甚妙矣或有頗聞金丹而不謂

今復有得之者皆言唯上古已度僊人乃當曉之或有得方外說不得其真經或得雜碎丹方便謂丹法盡於此也昔左元放於天柱山中精思而神人授之金丹僊經會漢末亂不遑合作而避地未渡江東志欲投名山以修斯道余從祖僊公又從元放受之凡受太清丹經三卷及九鼎丹經一卷金液丹經一卷余師鄭君者則余從祖僊公之弟子也又於從祖受之而家貧無用買藥余親事之灑掃積久乃於馬迹山中立壇盟受之并諸口訣之不書者江東先無此書此書出於左元放元放以授余從祖從祖以授鄭



君鄭君以授余故他道士了無知者也然余受之已二十餘年矣資無擔石無以爲之但有長歎耳有積金盈櫃聚錢如山者復不知有此不死之法就令聞之亦萬無一信如何夫飲玉糝則知漿苻之薄觀崑崙則覺丘垤之卑既覽金丹之道則使人不欲復視小小方書然大藥卒難辯得當須且將御小藥以自支持耳然服他藥萬斛爲能有小益而終不能使人遂長生也故老子之訣言云子不得還丹金液虛自苦耳夫五穀猶能活人人得之則生人絕之則死又况於上品之神藥其益人豈不萬倍於五穀耶夫金丹之爲物燒之愈久變化愈妙黃金入火百鍊不消埋之畢天不朽服此二藥鍊人身體故能令人不老不死此蓋假求於外物以自堅固有如脂之養火而可不滅銅青塗脚入水不腐此是借銅之勁以扞其肉也金丹入身中沾洽榮衛非但銅青之外傳矣世間多不信至道者則悠悠皆是耳然萬一時偶有好事者而復不見此法不值名師無由聞天下之有斯妙事也余今畧鈔金丹之都較以示後之同志者其勤求之不可守淺近之方而謂之足以度世也遂不遇之者直當悉意於無窮之異耳想見其說必自知



出潢汙而浮滄海背螢燭而向日月聞雷霆而覺布  
鼓之陋見巨鯨而知寸介之細已知其嘍嘍無所先  
入欲以弊藥必規昇騰者何異策蹇驢而追迅風棹  
藍舟而濟大川乎又諸小餌丹方甚多然作之有淺  
深故力勢不同雖有優劣轉不相及猶一酌之酒不  
可以方九醞之醇耳然小丹之下者猶自遠勝草木  
之上者也盡凡草木燒之卽燼而丹砂燒之成水銀  
積變又還成丹砂其去凡草木亦遠矣故能令人長  
生神僊獨見此理矣其去俗人亦何緬邈之無限乎  
世人少所識多所怪或不知水銀出於丹砂告之終  
不肯信云丹砂本赤物從何得成此白物又云丹砂  
是石耳今燒諸石皆成灰而丹砂何得獨不燼耳此  
近易之事猶不可喻其聞僊道而大笑之不亦宜乎  
上古真人愍念將來之可教者爲作方法委曲欲使  
其脫死亡之禍耳可謂至言矣然而俗人終不肯信  
謂爲虛文若是虛文者安得九轉九變日數所成皆  
如方耶真人所以知此者誠不可以庸近思求也余  
少好方術負步請問不憚險遠每有異聞則以爲喜  
雖見毀笑不以爲戚焉知來者之不如今是以著此  
以示識者豈苟尚竒怪而崇飾空言欲令書行於世



信結流俗哉盛陽不能榮枯朽上知不能移下愚書  
爲曉者傳事爲識者貴農夫得彤弓以驅鳥南夷得  
衮衣以負薪夫不知者何可強哉世人飽食終日復  
未必能勤儒墨之業治進德之務但共逍遙遨遊以  
盡年月其所管也非榮則利或飛蒼走黃於中原或  
留連盃觴于羨沸或荒沉絲竹或耽淪綺紈或控絃  
以弊筋骨或博奕以棄功夫聞至道之言而如醉罔  
知覩大道之論而欠伸晝睡有身不修動之死地不  
肯求問養生之法自欲割削之煎熬之憔悴之漉沔  
之而有道者自寶祕其所知無求於人亦安肯強行  
語之乎世人之常言咸以長生若可得者古人之富  
貴者已當得之而無得之者無此道也而不知古之  
富貴者亦如今之富貴者耳俱不信不求而天下果  
自有此不死之道者不亦當復爲得之者所笑乎日  
月有所不能周照人心安足孤信哉抱朴子曰按黃  
帝九鼎神丹經曰黃帝服之遂以昇僊又云雖呼吸  
導引及服草木之藥可得延年不免於死也服神丹  
令人壽無窮已與天地相畢乘雲駕龍上下太清黃  
帝以傳玄子戒之曰此道至重必以授賢苟非其人  
雖積玉如山勿以此道告之也受之者以金人金魚



投於東流水中以為約啜血為盟無神僊之骨不可  
得見此道也合丹當於名山之巾無人之地結伴不  
過三人先齋百日沐浴五香致加精潔勿近汙穢及  
與俗人往來又不令不信道者知之謗毀神藥藥即  
不成矣成則可以舉家皆僊不但一身耳世人不合  
神丹反信草木之藥草木之藥埋之即腐焚之即焦  
不能自生何能生人乎九丹者長生之要非凡人所  
當聞見也萬兆蠢蠢唯知貪富貴而已豈非行尸者  
乎合時又當祭祭自有圖法一卷也第一之丹名曰  
丹華當先作玄黃用雄黃水礬石水一鉢作汞戎鹽

鹵鹹礬石牡礪赤石脂滑石胡粉各數十觔以六一  
泥封之火之三十六日成服之七日僊又以玄膏凡  
此丹置猛火上須臾成黃金又以二百四十銖合水  
銀百觔火之亦成黃金金成者藥成也金不成更封  
藥而火之日數如前無不成也第二之丹名曰神丹  
亦曰神符服之百日僊也行度水火以此丹塗足下  
步行水上服之三刀圭三尸九蟲皆即消壞百病皆  
愈也第三之丹名曰神丹服一刀圭百日僊也以與  
六畜吞之亦終不死又能辟五兵服百日僊人玉女  
山川鬼神皆來侍之見如人形第四之丹名曰還丹



服一刀圭百日僊也朱鳥鳳凰翔覆其上玉女至傍  
以一刀圭合水銀一觔火之立成黃金以此丹塗錢  
物用之即日皆還以此丹書凡人目上百鬼走避第  
五之丹名餌丹服之三十日僊也鬼神來侍玉女至  
前第六之丹名鍊丹服之十日僊也又以汞合火之  
亦成黃金第七之丹名柔丹服一刀圭百日僊也以  
缺盆汁和服之九十老翁亦能有子與金公也即鉛合  
火之即成黃金第八之丹名伏丹服之即日僊也以  
此丹如棗核文缺不敢前又辟盜賊虎狼也第九之丹  
名寒丹服一刀圭百日僊也僊童僊女來侍飛行輕

舉不用羽翼凡此九丹但得一丹便僊不在悉作之  
在人所好者耳凡服九丹欲昇天則去欲且止人間  
亦任意皆能出入無間不可得而害之矣抱朴子曰  
復有太清神丹其法出於元君元君者老子之師也  
太清觀天經有九篇云其上三篇不可教受其中三  
篇世無足傳當沉之三泉之下下三篇者正是丹經  
上中下凡三卷也元君者大神僊之人也能調和陰  
陽役使鬼神興作風雨驟駕九龍十二白虎天下衆  
僊皆肄焉猶自言本亦學道服丹之所致也非自然  
也况凡人乎其經曰上士得道昇爲天官中士得道



棲集崑崙下士得道長生世間民愚不信謂爲虛言  
從朝至暮但作求死之事了不求生而天豈能強生  
之乎凡人唯知美食好衣聲色富貴而已恣心盡欲  
奄忽終歿之徒慎無以神丹告之令其笑道謗真傳  
丹經不得其人身必不吉若有篤信者可將合成藥  
以分與之莫輕以其方傳之也知此道者何用王侯  
爲神丹既成不但長生又可以作黃金金成取百觔  
先設大祭祭自有別法一卷不與九鼎祭同也祭當  
別稱金各檢署之

禮天二十觔

日月五觔

北斗八觔

太乙八觔

井五觔

竈五觔

河伯十二觔

社五觔

門戶閭鬼神清君各五觔凡八十八觔餘一十二觔  
以好帚囊盛之良日於都市中市盛之時嘿聲棄之  
於多人處徑去無復顧凡用百觔外乃得恣意用之  
耳不先以金祀神必被殃咎又曰長生之道不在祭  
祀事鬼神也不在導引與屈伸也昇僊之要在神丹  
也知之不易爲之實難也子能作之可長存也近代  
漢末新野陰君合此太清丹得僊其人本儒者有才  
思善著詩及丹經讚并序述初學道受師本末列已



所知識之得僊者四十餘人甚分明也作此太清丹  
小爲難合於九鼎然是白日昇天之法也合之當先  
作華池赤鹽良雪玄白飛符三五神水乃可起火耳  
神丹

一轉之丹服之三年得僊

二轉之丹服之二年得僊

三轉之丹服之一年得僊

四轉之丹服之半年得僊

五轉之丹服之百日得僊

六轉之丹服之四十日得僊

七轉之丹服之二十日得僊

八轉之丹服之十日得僊

九轉之丹服之三日得僊

若取九轉之丹內神鼎中夏至之後爆之鼎熱翕然  
輝煌俱起神光五色卽化爲還丹取而服之一刀圭  
卽白日昇天又九轉之丹者封塗之於土釜中糠火  
先文後武其一轉至九轉遲速各有日數多少以此  
知之耳其轉數少則用日多其藥力不足故服之用  
日多得僊遲也其轉數多藥力盛故服之用日少而  
得僊速也又有九光丹與九轉異法大都相似耳作



之法當以諸藥合火之以轉五石五石者丹砂雄黃  
白礬曾青慈石也一石轉而各成五色五石二十五  
色各一兩而異器盛之欲起死人未滿三日者取青  
丹一刀圭和水以浴死人又以一刀圭發其口內之  
死人立生也欲致行厨取黑丹和水以塗左手其所  
求如口所道皆自至可致天下萬物也欲隱形及先  
知未然方來之事及住年不老服黃丹一刀圭即便  
長生不老矣及坐見千里之外吉凶皆知如在目前  
也人生宿命盛衰壽夭富貴貧賤皆知之也其法俱  
在太清經中卷耳抱朴子曰其次有靈丹經一卷有  
五法也用丹砂雄黃雌黃石硫黃曾青礬石磁石戎  
鹽大一禹餘糧亦用六一泥及神室祭醮合之三十  
六日成又用五帝符以五色書之亦令人不死但不  
及太清及九鼎丹藥耳又有岷山丹法道士張蓋躡  
精思於岷山石室中得此方也其法鼓冶黃銅以作  
方諸以承取月中之水以水銀覆之致日精火其中  
長服之不死又取此丹置雄黃銅燧中覆以曝之二  
十日發而治之以井花水服如小豆百日盲者皆能  
視之百日病者自愈髮白還黑齒落更生務成子丹  
法用巴沙汞置八寸銅盤中以土爐盛炭倚三隅



以枝盤以硫黃水灌之常令如泥百日服之不死又  
羨門子丹法以酒三升和丹一觔曝之四十日服之  
一日則三虫百病立下服之三年僊道乃成必有玉  
女二人來侍之可役使致行厨此丹可以厭百鬼及  
四方死人殃注害人宅及起土功妨人者懸以向之  
則無患矣又有立成丹亦有九首似九鼎而不及也  
其要一本更云取雌黃雄黃燒下其中銅鑄以爲噐  
覆之於三歲淳苦酒上百日此噐皆生赤乳長數分  
或有五色琅玕取埋而服之亦令人長生又可以和  
光絲菟絲是初生之根其形似菟掘取剋其血以和  
此丹服之立變化任意所作也又和以朱草朱草狀  
似小棗栽長三四尺枝葉皆赤莖如珊瑚喜生名山  
岩石之下刻之汁流如血以玉及八石金銀投其中  
便可丸如泥久則成水以金投之名爲玉醴服之皆  
長生又有伏丹法云天下諸水有名丹者如南陽丹  
水之屬是也其中皆有丹魚常先夏至十日夜伺之  
丹魚必浮於水側赤光上照赫然如火也網而取之  
可得之得之雖多勿盡取也割其血塗足下則可步  
行水上長居淵中矣又赤松子丹法取千歲蓂汁及  
蔡桃汁淹丹著不津噐中煉蜜蓋其口埋之入地三



尺百日絞柠木赤實取汁和而服之令人面目髮皆赤長生也昔中黃僊人有赤鬚子者豈非服此乎又石先生丹法取鳥殼之未生毛羽者以真丹和牛肉以吞之至長其毛羽皆赤乃熬之陰乾并毛羽搗服一刀圭百日得壽五百歲又康風子丹法用羊鳥鶴卵雀血合少室天雄汁和丸內鵠卵中漆之內雲母水中百日化爲赤水服一合輒益壽十歲服一升千歲也又崔文子丹法內丹驚腹中蒸之服令人延年長服不死又劉元丹法以丹砂內玄水液中百日紫色握之不汗手又和以雲母水內管中漆之投井中百日化爲赤水服合得百歲久服長生也又樂子長丹法以曾青鉛於砂中蒸之八十日服如小豆三年僊矣又李文丹法白素裹丹以竹汁煮之名紅泉丹浮湯上蒸之和以玄水一合日服之一年僊矣又尹子法以雲母水和丹密封致金花池中一年出服一刀圭盡一觔得五百歲又太乙招魂鬼丹法所用五石及封之以六一泥皆似九丹也長於起卒死三日以還者折死者口內一丸與硫黃和一丸俱以水送之令入喉卽活皆言見使者持節召之又采女丹法以兔血和丹與蜜蒸之百日服之如梧桐子者大一



九日三至百日有神女二人來侍之可役使又稷丘  
子丹法以清麻油百華醴龍膏和封以六一泥以糠  
火煨之十日成服如小豆一丸盡劑得壽五百歲又  
墨子丹法汞及五石液於銅器中火熬之以鐵七攪  
之十日還爲丹服之一刀圭萬病去身長服不死又  
張子和丹法用鉛汞曾青水合封之蒸之於赤黍米  
中八十日成以棗膏和丸服之如大豆百日壽五百  
歲又綺里丹法先飛取五石玉塵合以丹砂汞內大  
銅器中煮之百日五色服之不死以鉛百觔以藥百  
刀圭合火之成白銀以雄黃水和而火之百日成黃  
金金或大剛者以猪膏煮之或大柔者以白梅煮之  
又玉柱丹法以華池和丹以曾青硫黃末覆之薦之  
內甬中沙中蒸之五十日服之百日玉女六甲六丁  
神女來侍之可役使知天下之事也又肘後丹法以  
金華和丹乾瓦封之蒸八十日取之如小豆置盤中  
向日和之其光上與日連服如小豆長生矣以丹投  
雄黃銅中火之成金又李公丹法用真丹及五石之  
水各一升和令如泥釜中火之三十三日出和以石  
硫黃液服之十年與天地相畢又劉生丹法用菊花  
汁地楮汁樗汁和丹蒸之三十日研合服一年得五



百歲老翁服更少不可識少年服亦不老又王君丹法巴沙及汞內雞子中漆合之令雞伏之三枚以王相日服之住年不老小兒不可服不復長矣與新生雞犬服之皆不復大鳥獸皆亦如此驗又陳生丹法用白蜜和丹內銅器中封之沉之井中一期服之經年不饑盡一觔壽百歲又韓衆終丹法漆蜜和丹煎服之可延年久視立日中無影過此已往尚數十法不可具論抱朴子曰金液太乙所服而僊者也不減九丹矣合之用古秤黃金一觔并用玄明龍膏太乙旬首中石冰石紫遊女玄水液金化石丹砂封之百日成水真經云金液入口則其身皆金色老子授之於元君元君曰此道至重百世一出藏之石室合之皆齋戒百日不得與俗人相往來於名山側東流水上別立精室百日成服一兩便僊若未欲去世且作地水僊之士者但齋戒百日服半兩則長生不死萬害百毒不能傷之可以畜妻子居官秩任意所欲無所禁也若復欲昇天者乃可齋戒斷谷一年更服一兩便飛昇矣以金液爲威喜巨勝之法取金液及水銀一味合煮之三十日出以黃土甌盛以六一泥封置猛火炊之六十時皆化爲丹服如小豆大便僊此



丹一刀圭粉水銀一觔便成銀又取此丹一觔置火上扇之化爲赤金而流名曰丹金以塗刀劍辟兵萬里以此丹金爲盤椀飲食其中令人長生以承日月得液如方諸之得水也飲之不死金液和黃土內六一泥區中猛火炊之盡成黃金中用也復以火炊之皆化爲丹服之如豆可以入名山大川爲地僊以此丹一刀圭粉水銀立成銀以銀一兩和鉛一觔皆成銀受金液經投金銀八兩於東流水中飲血爲誓乃告口訣不如本法盜其方而作之終不成也凡人有志信者可以藥與之不可輕傳其書必兩受其殃天神鑒人甚近人不知耳抱朴子曰九丹誠爲僊藥之上法然合作之所用雜多若四方清通市之可具若九域分隔則物不可得也又當起火晝夜數十日伺候火力不可令失其適勤苦至難故不及合金液之易也合金液唯金爲難得耳古秤金一觔於今爲二觔率不過直三十許萬其所用雜藥差易具又不起火但以置華池中日數足便成矣都合可用四十萬而得一劑可足八僊人用也然其中稍少合者其氣力不足以相化成如釀數升米酒必無成也抱朴子曰其次有小餌黃金法雖不及金液亦遠不比他藥



也或以豕負革肪及酒煉之或以樗皮治之或以荆  
酒磁石消之或有可引爲巾或立令成水服之或有  
禁忌不及金液也或以雄黃雌黃合餌之引之張之  
如皮皆地僊法耳銀及蚌中大珠皆可化爲水服之  
然須長服不可缺故皆不及金液也抱朴子曰合此  
金液丸丹既當用錢又宜入名山絕人事故能爲之  
者少且亦千萬人中時當有一人得其經者故凡作  
道書者畧無說金丹者也  
道者謗訕評毀之必不成  
大藥皆當祭祭則太乙元  
勿令俗人之不信  
言所以爾者合此  
和玄女皆來鑿作藥

者若不絕跡幽僻之地令俗間愚人得經過聞見之  
則諸神便責作藥者之不遵承經戒致令惡人有謗  
毀之言則不復佑助人而邪氣得進藥不成也必入  
名山之中齋戒百日不食五辛生魚不與俗人相見  
爾乃可作大藥雖成亦須齋戒不但初作時齋也鄭  
君云老君告之言諸小小山皆不可於其中作金液  
神丹也凡小山皆無正神爲主多是木石之精千歲  
老物血食之鬼此輩皆邪炁不念爲人作福但能作  
禍善試道士須當以術辟身及將從弟子然或能壞  
人藥也今之醫家每合好藥好膏皆不欲令雞犬小



兒婦人見之若被諸物犯之用便無驗又染彩者惡  
惡目者見之皆失美色况神僊大藥乎是以古之道  
士合作神藥必入名山不止凡山之中正爲此也又  
按僊經可以精思合作藥者有華山泰山霍山恒山  
嵩山少室山長山太白山終南山女儿山地肺山玉  
屋山抱犢山安丘山潛山青城山峨眉山綏山雲臺  
山羅浮山陽駕山黃金山鼈祖山大小天台山四望  
山蓋竹山括蒼山皆是正神在其山中其中或有地  
僊之人土皆生芝草可以避大兵大難不但於中可  
合藥也若有道者登之則此山神必助之爲福藥必  
成若不得登此諸山者海中大島嶼若會稽之東翁  
洲亶洲紵嶼洲及徐州之羊苕洲秦光洲鬱洲皆其  
次也今中國名山不可得至江東名山之可得往者  
有霍山在晉安長山太白在東陽四望山大小天台  
山蓋竹山括蒼山並在會稽抱朴子曰余忝大臣之  
子孫雖才不足以經國理物然疇類之好進趨之業  
而所知不能遠余者多揮翮雲漢耀景辰霄者矣余  
所以絕慶吊於鄉黨棄當世之榮華者必欲遠登名  
山成所著子書次則合神藥規長生故也俗人莫不  
恠余之委桑梓背清塗而躬耕林藪手足胼胝謂余



有狂惑之疾也然道與世事不並與若不廢人間之  
務何得修如此之志乎見之誠了執之必定者亦何  
憚於毀譽豈移於勸沮哉聊書其心示將來之同志  
尚者云後有斷金之徒所捐棄者亦與余之不異也  
小神丹方用真丹三觔白蜜六觔攪合日暴煎之令  
可丸旦服如麻子許十九未一年髮白者黑齒落者  
生身體潤澤長服之不老老翁成年少長生不死矣  
小丹法丹一觔擣篩淳苦酒三觔漆二觔凡三物合  
令相得微火上煎令可丸服如麻子三九日再服三  
十日腹中百病愈三尸去服之百日肌骨強堅千日  
司命削去死籍與天地相畢日月相望形易容變無  
常日中無影乃別有光也小餌黃金法鍊金內清酒  
中約二百過出入卽沸矣捏之出指間令如泥若不  
沸及捏之不出指間卽復銷之內清酒中無數也成  
服之如彈丸一枚亦可二丸亦可分爲小丸服之三  
十日無寒溫神人玉女待之銀亦可餌之與金同法  
服此二物能居名山石室中一年卽輕舉矣止人間  
服亦地僊勿妄傳也兩儀子小餌黃金法猪負革脂  
三觔淳苦酒一升取黃金五兩置器中煎之土爐以  
金置脂中百入百出苦酒亦爾食一觔壽蔽天地食



半勛壽二千歲五兩壽千二百歲無多少便可餌之  
當以玉相日作服之神良勿傳示人令藥不成不神  
欲去當服丹砂也

至理卷第五

六同卷

疲八

抱朴子曰微妙難識疑惑者衆吾聰明豈能過人哉  
適偶有所偏解鶴知夜半燕知戊巳而未必達於他  
事也有以校驗知長生之可得僊人之無種耳夫道  
之妙者不可盡書而其近者又不足可說昔庚桑胥  
胝文字董顏勤苦彌久及受大訣良有以也夫圓首  
含氣孰不樂生而畏死哉然榮華勢利誘其意素顏

玉膚惑其目清商流徵亂其耳愛惡利害攪其神功  
名聲譽束其體此皆不召而自來不學而已成自非  
受命應僊窮理獨見識變通於常事之外運清鑒於  
玄漠之域寤身名之親踈悼過隙之電者豈能棄交  
修賒抑遺嗜好割目下之近欲修難成之遠功哉夫  
有因無而生焉形湏神而立焉有者無之官也形者  
神之宅也故譬之於堤堤壞則水不留矣方之於燭  
燭糜則火不居矣形勞則神散氣竭則命終根竭枝  
繁則青青去木矣氣疲欲勝則精靈離身矣夫逝者  
無反期既朽無生理達道之士良可悲矣輕璧重陰



豈不有以哉故山林養性之家遺俗得意之徒比崇  
高於贅疣方萬物乎蟬翼豈苟爲大言而強薄世事  
哉誠其所見者了故棄之如忘耳是以遐棲幽遁韜  
鱗掩藻遏欲視之目遣損明之色杜思音之耳遠亂  
聽之聲滌除玄覽守雌抱一專氣致柔鎮以恬素遣  
歡戚之邪情外得失之榮辱割厚生之腊毒謚多言  
之樞機反聽而後所聞徹內視而後見無朕養靈根  
於玄鈞除誘慕於接物削斤淺務御以愉懞爲乎無  
爲以全天理爾乃咀吸寶華浴神太清外除五曜內  
守九精堅玉鑰於命門結北極於黃庭引三景於明  
堂飛元始以鍊形味靈液於金梁長驅白而留青凝  
澄泉於丹田引沉珠於五城瑤鼎俯爨藻禽仰鳴魂  
華擢穎天鹿吐瓊懷重規於絳宮潛九光於洞房宴  
雲蒼鬱而連天長谷湛而交經履躡乾兌招呼六丁  
坐卧紫房咀吸金英曄曄秋芝朱華翠莖玉晶珍膏  
溶溢霄零治饑止渴體輕故能策風雲以騰虛並混  
與而永生也然梁塵之盈尺非可求之漏刻山雷洞  
徹非可致之寸晷夫得之者甚希而隱不成者至多  
而顯世人不能知其隱者而但見其顯者故謂天下  
果無其僊道也抱朴子曰防堅則水無漉棄之費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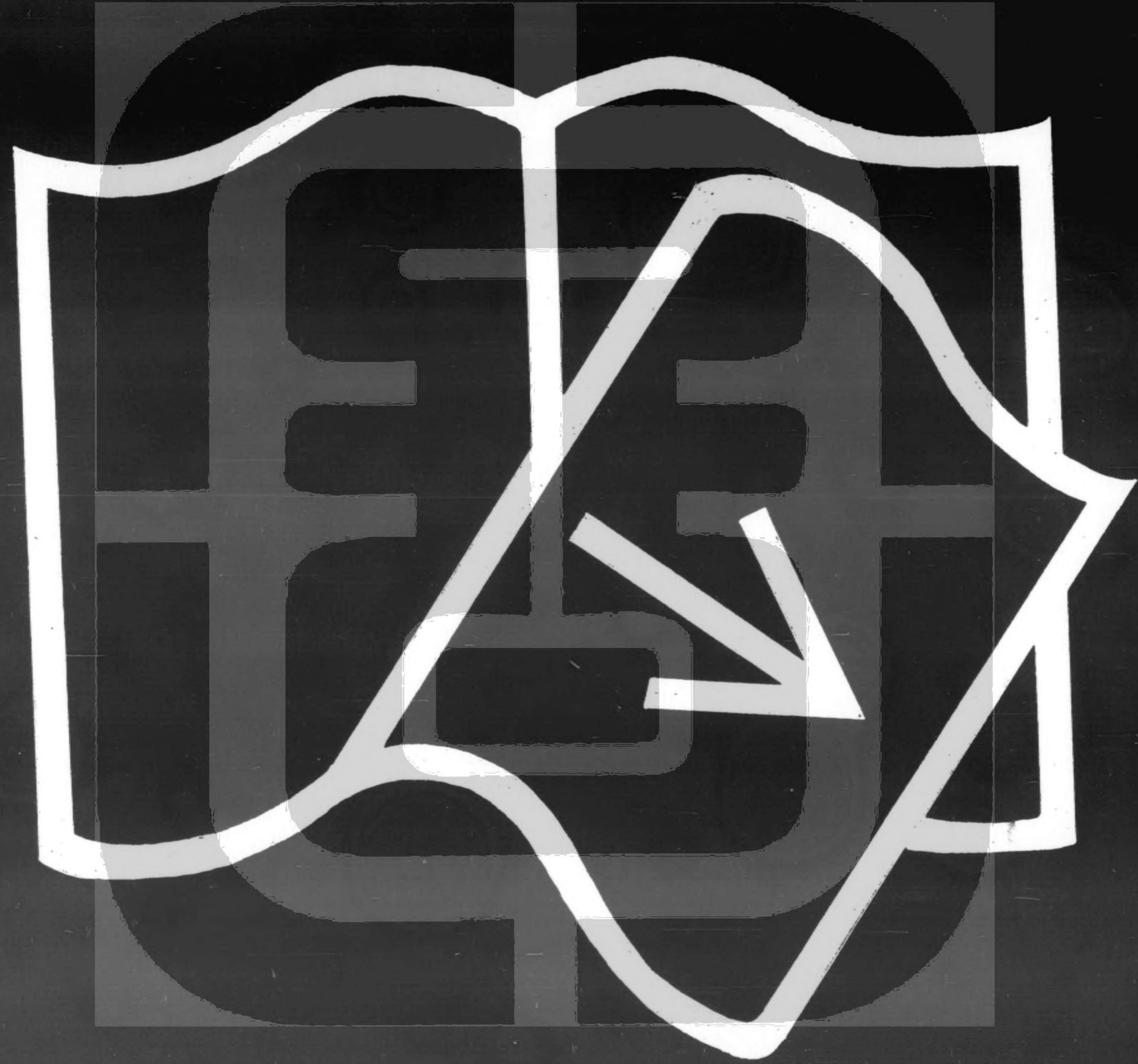
多則火無寢曜之患龍泉以靡割常利斤斧以日用  
速弊隱雪以違暖經夏藏冰以居深過暑單帛以裹  
鏡不灼凡卉以偏覆越冬泥壤易消者也而陶之爲  
瓦則與二儀齊其久焉柞柳速朽者也而燔之爲炭  
則可億載而不敗焉轉豚以優穡晚卒良馬以陟峻  
早斃寒垂以通已倍壽南林以處溫長茂接煞氣則  
彫瘁於凝霜值陽和則鬱藹而條秀物類一也而榮  
枯異功豈有秋收之常限冬藏之定例哉人之受命  
死生之期未若草木之於寒天也而延養之理補救  
之方非徒溫煖之爲淺益也久視之効何爲不然而  
世人守近習隘以僊道爲虛誕謂黃老爲妄言不亦  
惜哉夫愚人乃不肯信湯藥鍼艾况深於此者乎皆  
曰俞跗扁鵲秦緩倉公之流必能治病何不勿死又  
云富貴之家豈乏醫術而更不壽是命有自然也及  
責如此之人令信神僊是使牛緣木馬逐鳥也抱朴  
子曰召魂小丹三使之丸及五英八石小小之藥或  
立消堅冰或入水自浮能斷絕鬼神禳却虎豹破積  
聚於臍臟殲二豎於膏肓起猝死於委尸返驚寃於  
既逝夫此皆丸藥也猶能令已死者復生則彼上藥  
也何爲不能令生者不死乎越人救太子於既孺胡



巫活絕氣之蘇武淳于能解臚以理腦華駝能剝腹  
以滌腸此醫家之薄伎猶能若是豈况神僊之道何  
所不爲夫人所以死者諸欲所損也百病所害也毒  
惡所中也邪氣所傷也風冷所犯也今導引行氣還  
精補腦食飲有度興居有節將服藥物思神守一柱  
天禁戒帶佩符印傷生之徒一切遠之如此則通可  
以免此六害今醫家通明腎氣之丸內補五絡之散  
骨填枸杞之煎黃耆建中之湯將服之者皆致肥丁  
漆葉青葙凡弊之草樊阿服之得壽二百歲而耳目  
聰明猶能持鍼以治病此近代之實事良史所記注

者也又云有吳晉者從華佗受五禽之戲以代導引  
猶得百餘歲此皆藥術之至淺尚能如此况於用其  
妙者耶今語俗人云理中四順可以救霍亂欬冬紫  
苑可以治欬逆萑蘆貫衆之煞九蟲當歸芍藥之止  
絞痛秦膠獨活之除八風菖蒲乾薑之止痺濕菟絲  
菝蓉之補虛乏甘遂葶藶之逐痰癖栝樓黃連之愈  
消渴薺芫甘草之解百毒蘆如益熱之護衆創麻黃  
大青之主傷寒俗人猶爲不然也寧煞生請福分著  
問崇不肯信良醫之攻病及用巫史之紛若况乎告  
之以金丹可以度世芝英可以延年哉昔劉侯張良





原件短缺



吐出奇策一代無有知慮所及非淺近人也而猶謂不死可得者也其聰明智用非皆不逮世人而曰吾將棄人間之事以從赤松遊耳遂修導引絕穀一年規輕舉之道坐吕后逼蹴從求安太子之計良不得已爲書致四皓之策果如其言吕后德之而逼令強食之故令其道不成耳按孔安國秘記云良得黃石公不死之法不但兵法而已又云良本師四皓角里先生綺里季之徒皆僊人也良悉從受其神方雖爲吕后所強飲食尋復修行僊道密自度世但世人不知故云其死耳如孔安國之言則良爲得僊也又漢

又於茅屋上然火煮食食熟而茅屋不焦又以大釘釘柱入七八寸以炆吹之釘卽漏射而出又以炆禁沸湯以百許錢投中令一人手探攙取錢而手不灼爛禁水著中庭露之大寒不冰又能禁一里中炊者盡不得熟禁犬令不得吠昔吳遣賀將軍討山賊賊中有善禁者每當交戰官軍刀劔皆不得拔弓弩射矢皆還自射輒致不利賀將軍長智有才思乃曰吾聞金有刃者可禁虫有毒者可禁其無刃之物無毒之虫則不可禁彼能禁吾兵者必不能禁無刃物矣乃多作勁木白捧選異力精卒五千人爲先登盡足



楛彼山賊賊恃其善禁者了不能備於是官軍以白  
棒擊之大破彼賊禁者果不復行所打煞者乃萬計  
夫炁出於形用之其効至此何疑不可絕穀治病延  
年養性乎仲長公理者才達之士也著昌言亦論行  
炁可以不饑不病云吾始未之信也至於爲之者盡  
乃然矣養性之方若此至約而吾未之能也豈不以  
心馳於世務思銳於人事哉他人之不能者又必與  
吾同此疾也昔有名師知不死之道者燕君使人學  
之不逮而師死燕君怒其使者將加誅焉諫者曰夫  
所憂者莫過乎死所重者莫急乎生彼自喪其生亦

安能令吾君不死也君乃不誅則此固爲良諫矣然  
亦非至當之論彼有不死之方若吾所聞行炁之法  
則彼說師之死者未必不知道也直不能棄世事而  
爲之故雖知之而無益耳非無不死之法者也又云  
河南密縣有卜成者學道經久乃與家人辭去見其  
行步稍高遂入雲中不復見此所謂舉形輕飛白日  
昇天僊之上者也陳元方韓元長皆潁川之高士也  
與密相近二君所以信天下之有僊者蓋各以其父  
祖及見卜成者成僊昇天故也此則又有僊之一證  
也



微旨卷第六

抱朴子曰余聞歸同契合者則不言而自信殊途別務者雖忠告而見疑夫尋常咫尺之近理人間取舍之細事浮沈過於金羽皂白分於粉墨而抱惑之士猶多不辨焉豈况說之以世道之外示之以至微之旨大而笑之其來久矣豈獨今哉夫明之所及雖玄陰幽夜之地毫釐芒髮之物不以爲難見苟所不逮者雖日月麗天之炤灼嵩岱干雲之峻峭猶不能察焉帝子玄聖深識獨見開祕文於名山受僊經於神人躡埃塵以遺累凌大遐以高躋金石不能與之齊

堅龜鶴不足與之等壽念有志於將來愍信者之無文垂以方法炳然著明小修則小得大爲則大驗然而淺見之徒區區所守甘於荼蓼而不識飴蜜酣於醕酪而不賞醇醪知好生而不知有養生之道知畏死而不信有不死之法知飲食過度之速疾病而不能節肥甘於其口也知極情恣欲之致枯損而不知割懷於所欲也余雖言神僊之可得安能令其信乎或人難曰子體無參午達理竒毛通骨年非安期彭祖多歷久壽目不接見神僊耳獨不聞異說何以知長生之可獲養性之有徵哉若覺玄妙於心得運逸



鑒於獨見所未敢許也夫衣無蔽膚之具資無謀夕之儲而高談陶朱之術自洞猗頓之策取譏論者其理必也抱瘡疾而言精和鵲之伎屢奔北而稱究孫吳之筭人不信者以無効也余答曰夫寸鱗汎迹濫水之中則謂天下無四海之廣也芒蠋宛轉果核之內則謂八極之界盡於茲也雖告之以無涯之浩汗語之以宇宙之恢濶以爲空言必不肯信也若今吾眼有方瞳耳長出頂亦將控飛龍而駕慶雲凌流電而造倒景子又將安得而詰我設令見我又將呼爲天神地祇異類之物豈謂我爲學之所致哉姑聊以先覺挽引同志豈強令吾子之徒皆信之哉若今家戶有僊人屬目比眉吾子雖蔽亦將不疑但彼人之道成則蹈青霄而遊紫極自非通靈莫之見聞吾子必爲無耳世人信其臆斷伏其短見自謂所度事無差錯習乎所致恠乎所希提耳指掌終於不悟其來尚矣豈獨今哉或曰屢承嘉談足以不疑於有僊矣但更自嫌於不能爲耳敢問更有要道可得單行者否抱朴子曰凡學道當階淺以涉深由易以及難志誠堅果無所不濟疑則無功非一事也夫根芟不洞地而求柯條干雲淵源不泓窵而求湯流萬里者未



之有也自非積善陰德不足以感神明非誠心款契  
不足以結師友非功勞不足以論大試又未遇明師  
而求要道未可得也九丹金液最是僊主然事大費  
重不可卒辦也寶精愛炁最其急也并將服小藥以  
延年命學近術以辟邪惡乃可漸階精微矣或曰方  
術繁多誠難精備除置金丹其余可修何者爲善抱  
朴子曰若未得其至要之大者則其小者不可不廣  
知也蓋籍衆術之共成長生也大而喻之猶世主治  
國焉文武禮律無一不可也小而喻之猶工匠之爲  
車焉輻輳輞轄莫或應虧也所爲術者內修形神使  
延年愈疾外攘邪惡使禍害不干此之琴瑟不可以  
了絃求五音也方之甲冑不可以一扎待鋒刃也何  
則五音合用不可闕而鋒刃所集不可少也凡養生  
者欲令多聞而體要博見而善擇偏修一事不足必  
賴也又患好生之徒各仗其所長知玄素之術者則  
曰唯房中之術可以度世矣明吐納之道者則曰唯  
行氣可以延年矣知屈伸之訣者則曰唯導引可以  
難老矣知草木之方者則曰唯藥餌可以無窮矣學  
道之不成就由乎偏枯之若此也淺見之家偶知一  
事便言已足而不識真者雖得善方猶更求無已以



消工棄日而施用意無一定此皆兩有所失者也或本性慙鈍所知殊尚淺近便強入名山履冒毒螫屢被中傷耻復求還或爲虎狼所食或爲魍魎所殺或餓而無絕穀之方寒而無自溫之法死於崖谷不亦愚哉夫務學不如擇師師所聞素狹又不盡以教之因告云爲道不在多也自爲已有金丹至要可不用餘耳然此事知之者甚希寧可虛待不知之大事而不修交益之小術乎譬猶作家云不事用他物者蓋謂有金銀珠玉在乎掌握懷抱之中足以供累世之費者耳苟其無此何可不廣播百穀多儲果蔬乎是以斷穀辟兵厭劾鬼魅禁禦百毒治收衆疾入山則使猛獸不犯涉水則令蛟龍不害經瘟疫則不畏遇急難則隱形此皆小事而不可不知况過此者何可不聞乎或曰敢問欲修長生之道何所禁忌抱朴子曰禁忌之至急在不傷不損而已按易內戒及赤松子經及河圖記命符皆云天地有司過之神隨人所犯輕重以奪其筭筭減則人貧耗疾病屢逢憂患筭盡則人死諸應奪筭者有數百事不可具論又言身中有三尸三尸之爲物雖無形而實鬼靈鬼神之屬也欲使人早死此尸當得作鬼自放縱遊行饗人祭



酹是以每到庚申之日輒上天白司命道人所爲過  
失又月晦之夜竈神亦上天白人罪狀大者奪紀紀  
者三百日也小者奪筭筭者三日也或作一日吾亦未能  
審此事之有無也然天道邈遠鬼神難明趙簡子秦  
穆王皆親受金策於上帝有土地之明徵山川草木  
井竈滂池猶皆有精氣况天地爲物之至大者於理  
當有精神有神則宜賞善而罰惡但其體大而網踈  
不必機發而響應耳然覽諸道戒無不云欲求長生  
者必欲積善立功慈心於物恕已及人仁逮昆虫樂  
人之吉愍人之苦調人之急救人之窮手不傷生口  
不勸禍見人之得如已之得見人之失如已之失不  
自貴不自譽不嫉妬勝已不嫉諂陰賊如此乃爲有  
德受福于天所作必成求僊可冀也若乃憎善好煞  
口是心非背向異辭反戾直正虐害其下欺罔其上  
叛其所事受恩不感弄法受賂縱曲枉直廢公爲私  
刑加無辜破人之家收人之寶害人之身取人之位  
侵尅賢者誅戮降伏謗訕聖賢傷殘道士彈射飛鳥  
剝胎破卵春夏燎獵詈罵神靈教人爲惡蔽人之善  
危人自安佻人自功壞人佳事奪人所愛離人骨肉  
辱人求勝取人長錢還人短陌決放水火以術害人



迫脇羸弱以惡易好強取強求擄掠致害不公不平  
淫佚傾斜凌孤暴寡拾遺取施欺僞誑詐好說人私  
持人短長牽天援地說詛求直假借不還換貸不償  
求欲無已憎拒忠信不順上命不敬所師笑人作善  
敗人苗稼損人噐物以窮人困以不清潔飲飼他人  
輕秤小斗狹幅短度以僞雜真採取姦利誘人取物  
越井跨竈晦歌朔哭凡有一事輒是一罪隨事輕重  
司命奪其筭紀筭盡則死但有惡心而無惡迹者奪  
筭若惡事而損於人者奪紀若筭紀未盡而自死者  
皆殃及子孫也諸橫奪人財物者或計其妻子家口

當填之以致死喪但不卽至耳其惡行若不足以煞  
其家人者久久終遭水火劫盜及遺失噐物或遇縣  
官疾病自營醫藥烹牲祭祀所用之費要當令足以  
盡其取之者也道家言枉煞人者是以兵刃而更相  
煞其取非義之財不避怨恨譬若以漏脯救饑鳩酒  
解渴非不暫飽而死亦及之及其有曾行諸惡事後  
自改悔者若曾枉煞人則當思救濟應死之人以解  
之若妄取人財物則當思施與貧之人以解之

缺文多

或曰道德未成又未得絕跡名山而世不同古盜賊  
甚多將何以却朝夕之患防無妄之灾乎抱朴子曰



常以執日取六癸上土以和百葉薰草以泥門戶方  
一尺則盜賊不來亦可取市南門土及歲破土月建  
土合和爲人以著朱鳥地亦壓盜也有急則入生地  
而止無患也天下有生地一州有生地一郡有生地  
一縣有生地一鄉有生地一里有生地一宅有生地  
一房有生地或曰一房有生地不亦逼乎抱朴子曰  
經云大急之極隱於車輒如此一車之中亦有生地  
亦有死地况一房乎或曰竊聞求生之道當知二山  
不審此山爲何所在願垂告悟以祛其惑抱朴子曰  
有之非華霍也非嵩岱也夫大元之山難知易求不  
天不地不沉不浮絕險緬邈崔嵬崎嶇和氣網緼神  
意並遊玉井泓邃灌溉匪休百二十官曹府相留離  
坎列位玄芝萬株絳樹特生其寶皆殊金玉嗟峨醴  
泉出隅還年之士挹其清流子能修之松喬可傳此  
一山也長谷之山杳杳巍巍玄氣飄飄玉液霏霏金  
池紫房在乎其隈愚人妄狂至皆死歸有道之士登  
之不衰採服黃精以致天飛此二山也皆古賢之所  
秘子精思之或曰願聞真人守身鍊形之術抱朴子  
曰深哉問也夫始青之下月與日兩半同昇合成一  
出彼玉池入金室大如彈丸黃如橘中有嘉味甘如



蜜子能得之謹勿失既往不追身將滅純白之氣至  
微密昇于幽關三曲折中丹煌煌獨無足立之命門  
形不卒淵乎妙矣難致詰此師之口訣知之者不畏  
萬鬼五兵也或問曰房中之事能盡其道者可單行  
致神僊并可以移災解罪轉禍爲福居官高遷商賈  
倍利信乎抱朴子曰此皆巫書妖妄過差之言由於  
好事增加潤色至今失實或亦奸僞造作虛妄以欺  
誑世人隱藏端緒以求奉事招集弟子以規世利耳  
夫陰陽之術高可以治小疾次可以免虛耗而已其  
理自有極安能致神僊及祛禍致福乎人不可以陰  
陽不交坐致疾患若乃縱情恣欲不能節宣則伐年  
命善其術者則能却走馬以補腦還陰丹於朱腸采  
玉液於金池引三五於華梁令老有美色終其所稟  
之天年而俗人聞黃帝以千二百女昇天便謂黃帝  
單以此事致長生而不知黃帝於荆山之下鼎湖之  
上飛九丹成乃乘龍登天也黃帝自可有千二百女  
耳而非單行之所由也凡服藥千種二牲之養而不  
知房中之術亦無所益也是以古人恐人輕恣情性  
故美爲之說亦不足盡信也玄素喻之水火水火煞  
人而又生人在於能用與不能耳大都其要法御女



卷之一  
多益善如不知其道而用之一兩人足以速死爾  
彭祖之法最其要者其他經多煩勞難行而其為益  
不必如其書人少有能為之者口訣亦有數千言耳  
不知之者雖服百藥猶不能得長生也

葛稚川內篇卷之一 終



聖